O Beijo da Palavrinha

小小词语的吻

Ilustração
Danuta Wojciechowska

Mia Couto

[莫桑比克] 米亚·科托——著 [波兰] 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——绘 樊星——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版权信息

书名:小小词语的吻

作者:[莫桑比克]米亚·科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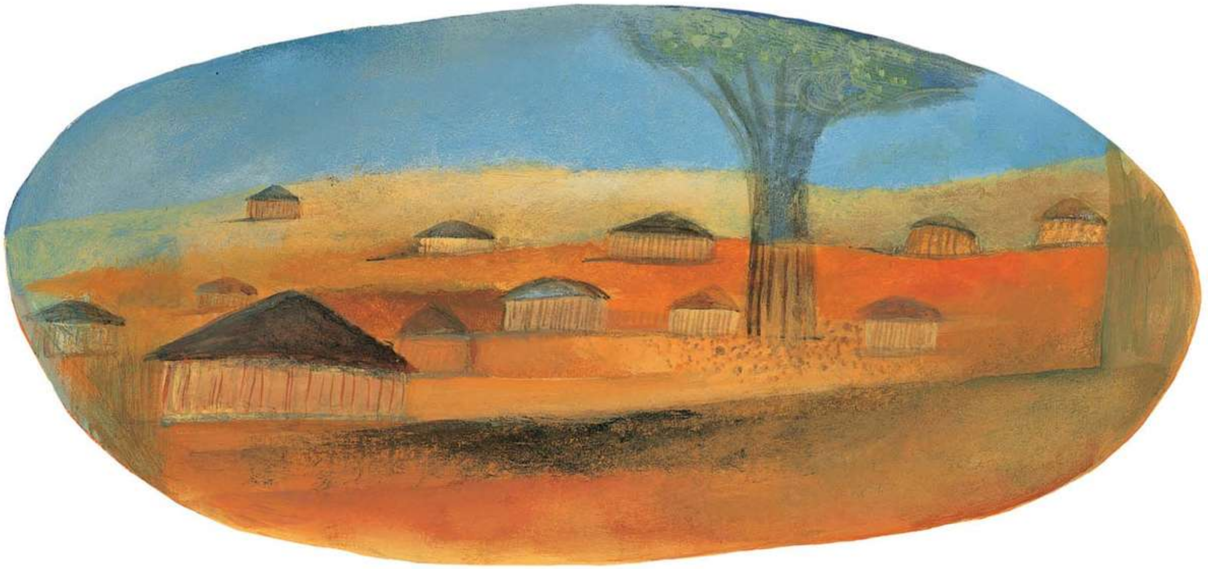
绘者:[波兰]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

译者:樊星

ISBN:9787521710601

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

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姑娘，她从未见过大海。

她名叫玛利亚·小尘。

她家境贫寒，与家人生活在一个内陆的村庄，

内陆到他们竟然相信，流经那里的小河，

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。

小尘只有一个弟弟，叫做泽卡·呆呆。

他缺乏理智，头脑总是在天上，

他的想法飞扬，就像庆典结束时的气球。

在他们贫寒的生活中，一切都很和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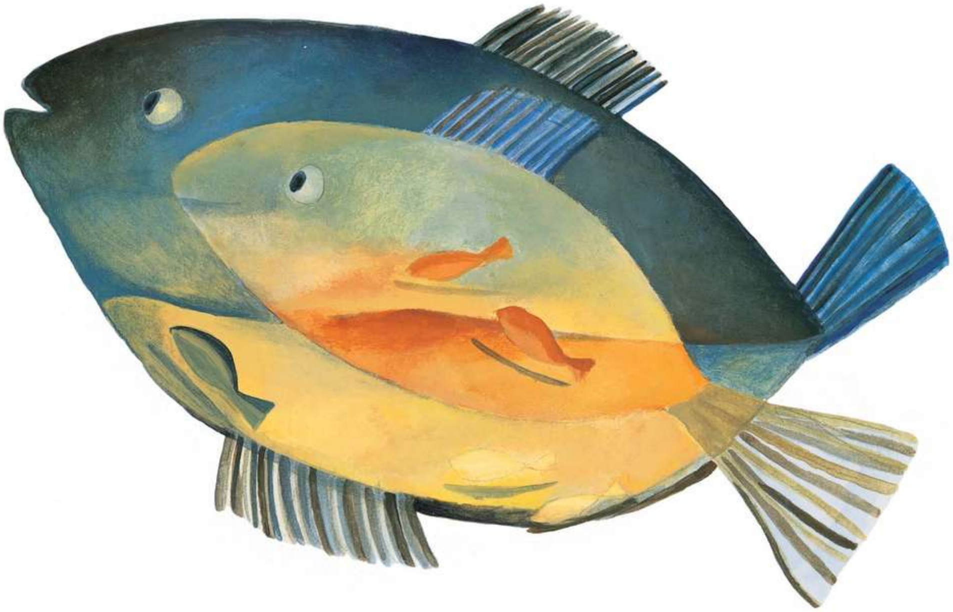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小尘开始做梦，

这些梦小小的，更接近于沙粒而不是城堡。

有时她梦到自己变成了河流，正踏着缓慢的步伐，

就像一位遥远书中的公主，
拖曳着旋涡、补丁和碎屑组成的披风。

但她很快便离开梦境，
因为她赤裸的双脚，在炎热的沙地上灼烧。
河流干涸了，被大地吞没。



一天，雅伊梅·沿海叔叔来到这个村子，

他觉得自己的家人从未认识大海的蔚蓝，这是件严重的事。

因为海洋曾为他打开大门，引领他走向无尽。

他们可能依旧贫寒，但在地平线的另一端有一束光，

能够让等待变得值得。

而在世界的这一边，缺少这束光，

因为它并非来自太阳，而是来自幽深的海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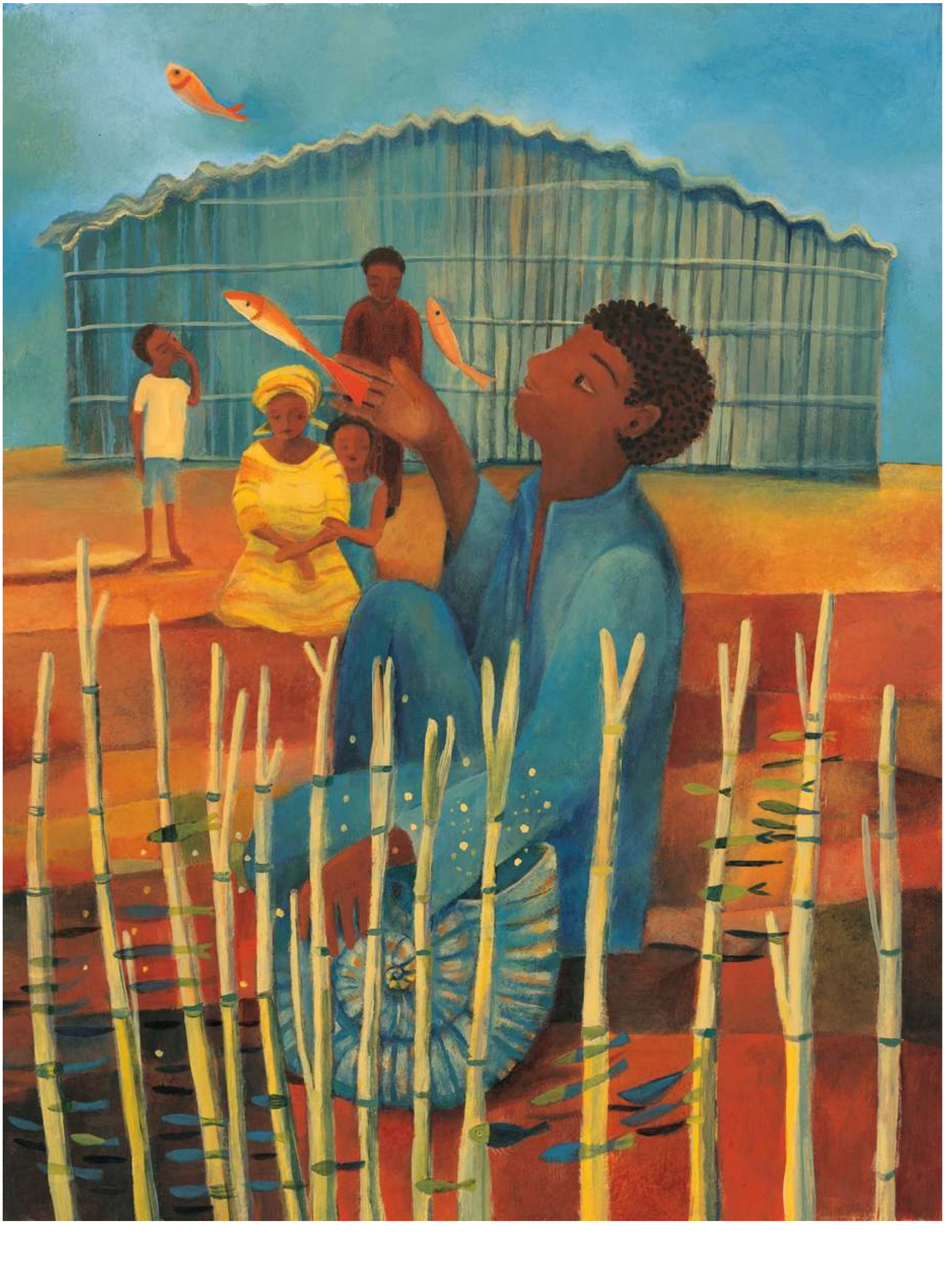
饥饿、孤寂、呆呆愚蠢的言行，

叔叔将这一切归结为唯一的欠缺：缺少波涛。

有些事可以只做一半，但直面大海需要我们全部的灵魂。

沿海叔叔如是说。

“未见过大海的人不知道何为痛哭！”



一次，小尘病得很重。

在一瞬间，她变成了死亡的邻居。

叔叔毫不怀疑：她需要被带往海边。

“为了让她痊愈。”他说。

为了让她在沙滩与海浪中重生。

并且让她发现自己体内的沙滩。

“大海当真能够治好她吗？”

“你们还不明白吗？”他回答，

“没有时间可以浪费。”

把小尘塞到船上，让水流将她带向救赎的旅程。

然而，小尘如此虚弱，旅行也变得不再可能。
每个人都靠近床头，在那里却不知能够做些什么，说些什么。
妈妈拿起小尘的双手，哼唱起古老的摇篮曲。徒劳。
小尘仅仅变得愈发苍白，她的呼吸宛如一只疲惫的小鸟。
大家已经开始准备临终的告别，
这时，她的弟弟泽卡·呆呆拿来一张纸和一支笔。

“我来向你展示大海，亲爱的姐姐。”

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画出一片海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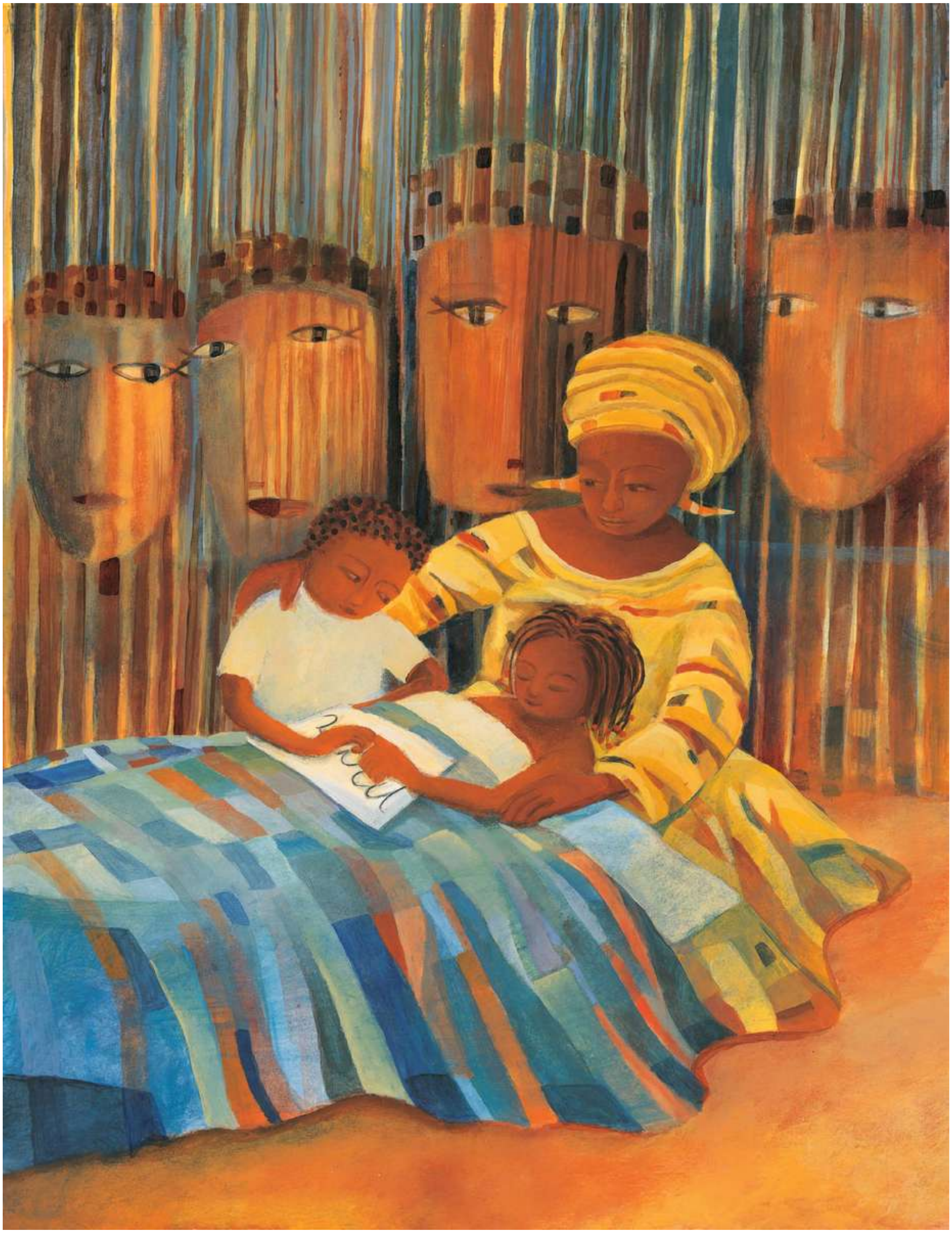
他要将这张纸染成蓝色，在中央画上几条鱼。
太阳在上方，就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。
但并非这样。

呆呆只是用圆润的笔迹潦草写下
mar（mar，葡萄牙语“海”。）这个词语。
仅仅如此：**一个完整而辽阔的词语。**

小男孩盯着这页纸，仿佛他并不明白自己究竟写了什么。
在他开口之前，姐姐在微弱的叹息中，轻声低语道：

“不值得这样做，呆呆弟弟。
我已分辨不出文字，
光线太过疲惫，以至于无法升起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小尘姐姐。
我用我的手指，来引导你。”



父母想唤起男孩的理智：

不要用这种傻事去打扰姐姐，让她能保持呼吸。

但是呆呆装作没有听见。

他握住小尘纤细的手指，

指引着它们落在他写下的笔画上。

“看到这个词了吗，姐姐？”

“我触碰到阴影，只有阴影。只有。”

呆呆抬起姐姐的手指，朝它们吹气，

仿佛在修正某种缺陷，

教会它们破解纸张的光滑与洁白。

“再试一次，姐姐。集中精力。现在，你感受到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的手指在窥探。”

“这是什么字母？”

“是一个m。”

面对众人的惊诧，两人都笑了，
仿佛他们发现了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。
没有理由如此惊诧。
“m”由什么组成?
由波浪组成，流体的线条上下起伏。
小尘移动手指，勾勒出字母的弧度。

“是的，弟弟。这个字母由波涛构成。我在河中见过它们。”
“那另一个字母呢，接下来的这个？”

“接下来是一个a。”

是一只鸟（ave）[注]，一只独自站立的海鸥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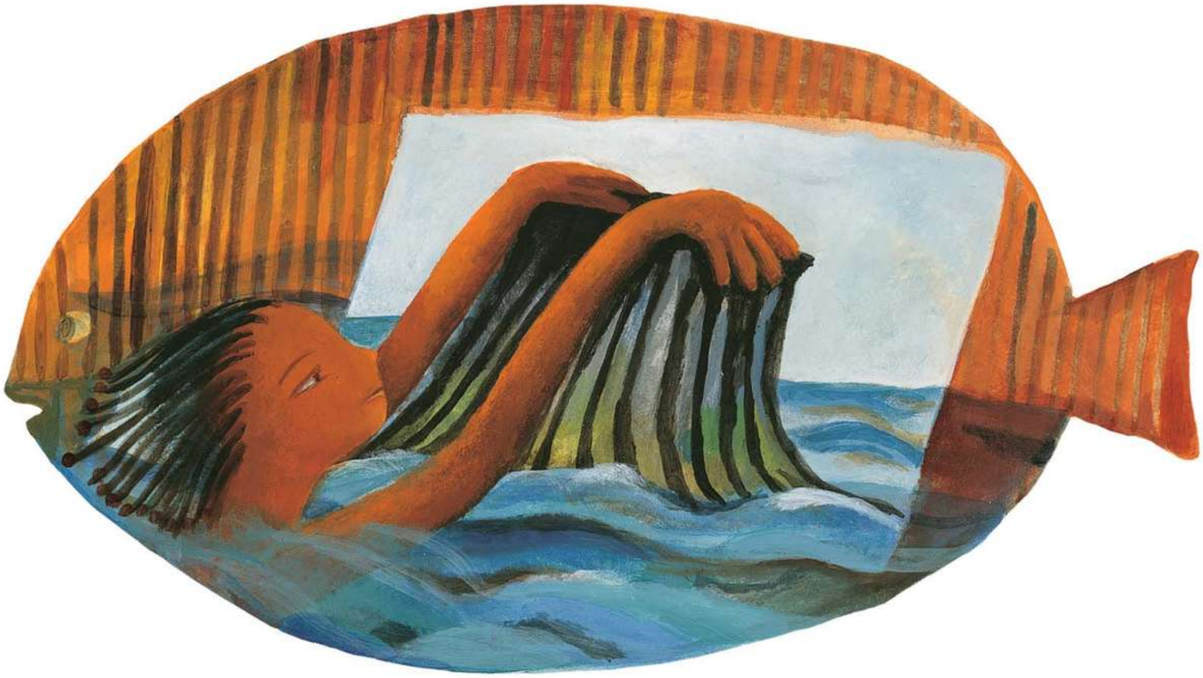
它在冷风中蜷缩起来。

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。

他们两个同时决定不再触碰这个字母，

以免惊吓到其中的鸟儿。

“下一个字母是什么？”



“是一个来自石头的字母。

是岩石（rocha）㊟中的 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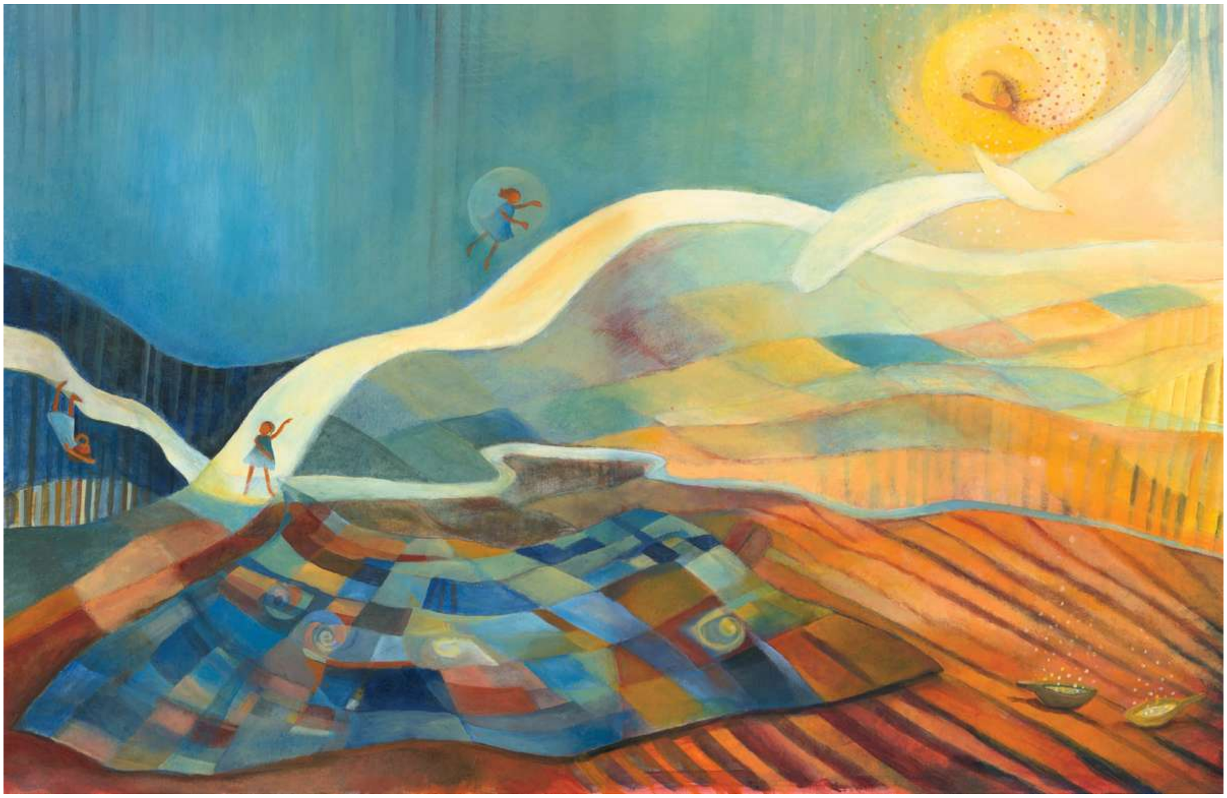
在粗糙、坚硬、布满棱角的上，

小尘弄伤了手指。

沿海叔叔泪眼蒙眬地看着，说道：

“大家都安静下来：

已经能够听到汹涌的波涛！”



这时，从玛利亚·小尘的床榻上升起一只洁白的海鸥，

就像一张风中舞动的床单。

升起的是玛利亚·小尘吗？还是白沙组成的旋涡？

又或是她正沿河而行，

披着由旋涡、补丁和碎屑组成的斗篷？

多年之后，直到今天，

泽卡·呆呆仍会指着照片中姐姐的脸庞，

呼喊哀叹：

“这是我的姐姐小尘，

她获得了大海的亲吻。

沉浸在一个小小的词语中。”

1. ave，葡萄牙语“鸟”。
2. rocha，葡萄牙语“岩石”。

中国的男孩女孩们，你们好

我是一名作家，来自莫桑比克，在这个非洲国家里，也有许多像你们一样的孩子。他们通常很穷，大多居住在乡村。这些孩子需要天不亮就起床，走很远的路去上学。路上有时会经过危险的区域，需要穿过野兽与丛林。尽管恐惧疲惫，他们也不会放弃。他们想要学习，想要在长大之后拥有比父辈更光明的前途。

也许你们对莫桑比克并不熟识，但在我们之间，在莫桑比克人与中国人之间，很早便建立起联系。你们的国家曾帮助莫桑比克赢得自由与独立。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，不得不诉诸武力。但在那段时期，男孩和女孩依然在聆听并创作故事。入夜之后，围着篝火，他们倾听老人讲述古老的传说，仿佛他们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。他们同样倾听遥远国度的故事，仿佛他们自己就是旅人。

全世界的男孩女孩们都是这样做的。他们聆听故事，从而成为更宽厚、也更具同理心的人。在阅读这些故事时，我希望你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，那就是：你们与非洲孩子比想象中更为相似。你们所有人，无论在莫桑比克还是在中国，都梦想拥有一个能够没有战争的世界，一个人与自然都能获得尊重的世界。

米亚·科托
2019年9月

写给中国孩子的话

好故事里藏满了秘密，就像一片幽深的森林。你去过森林吗？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不知道该去往何方，那可能非常吓人。但如果你能看懂暗号，自然中的一切都在与你对话。矮木下覆盖着苔藓，细枝轻蹭过你的双腿，而有时高处的枝丫会指向吟唱的珍禽。森林里可能会出现隐秘的小路。微小的种子会告诉你它们成年后的样子，而巨大的动物会将你带往水源所在。森林也有情感，也会想要玩耍。

我喜欢通过绘画来理解故事。我会花很长时间，就像在森林里一样，我需要放慢脚步，细细观察。我会大声朗读，倾听词语的韵律，发掘它们的意义。有一些是新词，另一些非常古老。鉴于我是一名插画师，我就用我的工具——铅笔与毛笔——来为你们绘制图画。我最爱做的就是追踪足迹，故事要将我们带到哪儿去呢？

在这影影绰绰的世界上，色彩是重要的工具。它编织出梦幻的心境，暗青会让明金翩翩起舞。你能看到闪耀的密钥吗？这是给你用的！深红则让你感受心脏的跳动，万物都将获得生机。

翻动绘本的书页，你便开启奇妙的冒险。在故事世界里，好处是你总能从另一边平安出来。你或许会觉得开心，甚至感觉有了力量，因为现在这个故事存在你的心里，任何人都不能将它夺走。

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
2019年9月

给曾是或仍是孩子的读者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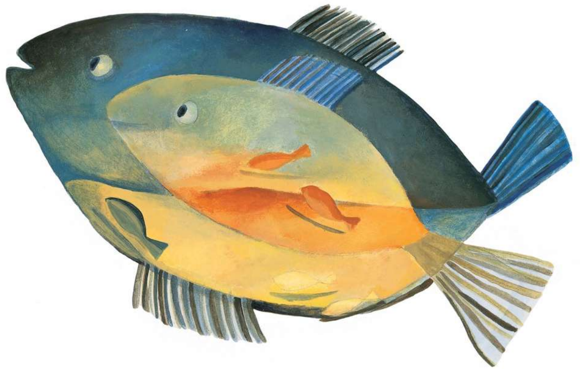
在最新故事绘本《水与鹰》出版之后，米亚·科托接受了葡萄牙《周六》杂志的采访，坦言他不懂何为“为孩子写作”，因为他面对的只是自己的童年。这也解释了《水与鹰》《猫咪与黑暗》《小小词语的吻》与一般童书的不同之处。尽管这三本书的故事情节并不难懂，却充满隐喻，在语言上更是充满柔性与张力，这令它们看起来比一般的童书复杂。另一方面，这三部作品又能完美嵌入许多文学大师的童书写作传统，因为其中的充沛情感与盎然诗意，正是每个人初识世界的切实经历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三个写给孩子的故事特质。米亚·科托无意站在成年人的立场上，为“教育”儿童而写作，因此，他的作品便无需具有清晰明确的主旨。相比科托的其他作品来说，他的童书似乎刻意剥去了现代社会的理性束缚，转向了远古寓言的神秘领域。这种写作是想象的，是体悟的，更是诗性的。比起引导儿童进入成人社会，米亚·科托更关心如何从成年人的角度去回望童年，陪伴孩子们度过这个天真、怯弱但也充满新奇与探索的人生阶段。

这一点在第一个故事《猫咪与黑暗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这个关于恐惧与勇气的故事中，最难得的不是光明战胜了黑暗，而是小猫最终学会了与黑暗共处，甚至接受黑暗就是自己的一部分。在猫妈妈轻柔的爱抚下，也在充分的理解与接纳之后，小猫才能真正成长。同样的，在《水与鹰》里，群鹰无法凭借贪食和攫取来解决自身的困境，而只能依靠付出和创造，而创造本身也意味着突破自我的勇气。这种勇气不仅孩子需要，对成年人来说也必不可少。因此，与其说这

本书是在向孩子们灌输付出的重要性，倒不如说是在向所有人展示创造本身有多么美妙。

对于身为诗人作家的米亚·科托来说，语言自然是他最擅长也最推崇的创造工具。即使在写给孩子们的故事中，他的文学野心也丝毫没有受到压制，甚至比起其他作品，还多了另外一种期待：通过书写本身，将孩子们吸引到文学世界之中。因此，在他的童书作品中，能够明显看到将诗歌技巧与文字游戏相结合的尝试。在保持行文美感与节奏的同时，米亚·科托喜欢突出语言的可变性与多义性，通过词汇的穿插和勾连，使文本变得更加丰盈有趣。在《猫咪与黑暗》的开头，作者说猫咪“颜色如何从明朗变成昏暗的”过程“一点也不明朗”，便是在利用“明朗（claro）”一词的多义性。而在《水与鹰》中，则有意营造一种韵律感，比如“没有河水奔走，没有如丝细流，没有鸟鸣啾啾”的原文就在刻画情境的同时保持了尾韵。



除了形式上的雕琢之外，语言本身也是这些故事的重要主题。在《水与鹰》里，“水”（água）与“鹰”（águia）两个词在拼写上的相似性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前提，可惜无法在汉语中还原。不过，群鹰对字母i的讨论却与中文的象形字异曲同工，无论是“插在字母表中的木棒”还是“头戴高帽的舞者”，都与字母i的造型十分契合，也不难为中文读者理解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葡语中i与汉语拼音的i（yi）发音一样，因此，当看到鹰群俯冲并发出一连串“i”时，中国读者能够与葡语读者一样想象出猛禽“咿咿”的尖叫声。

对语言的化用同样体现在《小小词语的吻》中。小主人公呆呆通过文字而非图画来展示大海，而米亚·科托又将“海”（mar）这个单词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，赋予每个字母或柔和、或灵动、或坚硬的特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文字游戏并不只局限于故事内部，还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文字、享受书写的方式。借助这种方法，孩童也可以利用想象力，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字游戏。

因此可以说，米亚·科托的这三本童书真正实现了诗歌与图画、想象与现实的完美融合。他用语言创造了世界，又将世界交付到读者手中，让他们依靠自己的理解去阐释、探索、补全。这样一来，每位读者都能看到一幅宇宙的图景，童年的奥秘就在那里，这也是科托式童话的魅力所在。

樊星
2019年8月于圣保罗

米亚·科托
Mia Couto

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一个葡萄牙移民家庭，曾当过记者和教师，现在是生物学家、诗人、小说家。他14岁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，已出版作品30多部，译成23种语言，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梦游之地》入选“20世纪最伟大的12部非洲小说”，2013年，获葡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，与萨拉马戈获同等殊荣；2014年，击败村上春树，获得有“美国诺贝尔文学奖”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；2015年，凭《耶稣撒冷》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；2017年，最新作品《母狮的忏悔》入选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，被认为是近年来诺贝尔奖最有力竞争者之一。他的多部童书都由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配画。

达努塔·沃伊切霍夫斯卡
Danuta Wojciechowska

1960年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三河市。她的父亲是波兰人，母亲是瑞士人，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，童年贴近自然、河流、湖泊、森林与高山。17岁时她搬到苏黎世，并在那里获得传媒设计学位。随后，她在英国攻读了艺术教育学研究生。怀着做教育和艺术的梦想，她来到了里斯本，并创办了设计公司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童书设计。她于2003年获葡萄牙国家插画奖，2004年成为安徒生插画奖葡萄牙候选人。她为米亚·科托的多部作品配画。

樊星

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助理教授，葡语文学研究者、译者，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博士。译有《耶稣撒冷》《奇迹之篷》《金卡斯的两次死亡》《巴西：未来之国》《魔鬼与普里姆小姐》等作品。

想和孩子一同漫步诗意的世界?
扫码回复“绘本”，即可获得资深专家、儿童阅读推广人精彩导读